

# 绿玉枝头寒香蕊

□彭根成

秋风吹开了门前的桂花，空气中又有了甜甜的幽香，那香撩拨起我的闲情。

“人间尘外。一种寒香蕊。疑是月娥天上醉，戏把黄云揉碎。”这是南宋词人向子諲的《清平乐》词，读来令人陶醉，恍惚间，好像看到月中嫦娥赴蟠桃宴，醉酒把黄云搓碎，嬉戏着洒向人间。瞬间，这些黄云变成了粒粒金灿灿的桂花，纷纷扬扬，人间扬起一场飘飘渺渺的“桂花雨”。

《浣溪沙·绿玉枝头一粟黄》是宋代诗人毛珣的诗作：“绿玉枝头一粟黄，碧纱帐里梦魂香。”桂树枝叶碧绿如玉，金黄的花瓣蕊蕊倚立枝头，黄绿相映，煞是迷人。

桂花开放的日子，我每天都要在树下逗留许久，看花，嗅花，听花，有时候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在树下静立，发一阵呆。

有了桂花的香味，便觉得被香气缭绕着，身心被香气熨帖着，时光便变得温润柔软了。桂花树上有我太多的记忆，有母亲的，也有妻子的。母亲在世时，每到中秋节的夜晚，都会在月下给我们讲“吴刚伐桂”的故事，我亦记住了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的诗句。结婚以后，我和妻子在门前栽下了这株桂花树，采收桂花便成了妻子每年的必修课，不为别的，只用来送人。我不太理解妻子的做法，自己不

吃，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去采？甚至于抛出一套歪理论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妻子并不解释，继续采自己的，继续送人。

我伫立于桂花树下，嗅着桂香，仿佛母亲还在讲月中桂花的故事，仿佛妻子还在树下采摘桂花。

一阵凉风吹过，那星星点点金灿灿的花瓣，零零散散地飘落下来，像一只只漫天飞舞的蝴蝶，停在我的头上、身上，轻轻的抚摸着，那丝丝缕缕的花香萦绕着我，我完全被包围在“桂花雨”中，不由沉醉。

林清玄在《新鲜的桂花茶》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：邻居太太来找他，依然问桂花的事。“她说：‘林先生，我在你的书中看过桂花茶，我把桂花采下，晒干后和茶叶一起泡，怎么完全没有香味呢？’我说：‘桂花不能晒干，一晒香气就飞走了，你要用新鲜的桂花，以三比一的比例放在茶罐里，因为茶叶会吸取桂花的香气，桂花自然会干去，这时泡了就是桂花茶了。’”我至今没敢学习林先生的制茶方法，我怕我这个俗人坏了桂花的名声。

立于桂花树下读一段南宋词人程垓的《人塞》词：“好思量。正秋风、半夜长……窗前谁浸木犀黄。花也香。梦也香。”于是，将妻采下的新鲜桂花缝入荷包，置于枕边，希望自己能伴着桂花的幽香入梦。



清平乐



## 平湖秋意

□路来森

看水，似乎莫过于秋天。秋水清，秋水静，秋水碧蓝如沉玉。

秋晨晨练，我总会经过一座湖，于是，便常常于岸边站立一会儿，望湖明目，洗心。

湖不大，几百平方。近岸，是芦苇，再向里，就是一片荷荡，中秋时节，一些荷花依旧开着，一些荷花已然凋残，举起的是一枚枚的莲蓬。莲叶如盖，莲蓬与荷花参差错落其间，生成一种别样之美。

最赏心处，莫过于湖心深处，水深，湖面愈加平静，常常是波澜不惊。无风时，苇不摇，荷不荡，湖面平静如镜，明净如镜。蓝天倒影水中，那水，也变得一派明蓝，若然空中偶有白云逸过，或者，空中白云片片出现，湖面便也白云悠悠，片云如凝。整个湖面，便就是一幅画，一幅“云天倒影图”。

这个时候，我站立岸边，便也心境如湖：一派明洁，一派宁静，一派安然的美好。

若然，秋风乍起，水面即水波荡漾，一层层的波浪，向对岸涌去。浪不大，浅浅地涌着，给人一种浅吟低唱般的感觉。有时候，湖心，会蓦然起一阵小旋风，于是，旋风四周，便水波荡漾，涟漪层层荡开，波如细鳞，又如叠纹，甚至于，不同的层次，会显现出不同的色彩，真是有点儿五彩缤纷了，感觉好美，好美。

总会有水鸟栖落湖面，水鸟游动，身体后面，便拖出一道微细的波浪，开而复合，似画家笔下浓浓拖出的一笔，有力道，亦有一份情感。湖面，有一些枯树枝，树枝伫立，挺耸而倔强，一些鸟儿，有时就栖息在这些枯枝上，双爪紧抓，或者一脚独立，子然，傲然，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八大山人笔下的那幅《孤鸟图》：居危自高，孤独而倔强。“忽如飞鸟栖枯枝”，人生天地间，难免孤独，但孤独中，自当不失一份傲气，不失一份骨气。

水面如镜的时候，就会同时看到两只鸟儿：一只在水上，一只在水中。鸟儿也许看到了自己水中的影像，于是，便就常常摇头晃脑，或者，扭着自己的小脑袋，不停地啄啄自己身体上的羽毛。

此等情状，真个有灵气，也真叫人觉得美。

湖中，有一艘小木船，守湖人常常会摇动竹篙，划起木船，沿湖巡视。靠近荷荡，荷叶摇摇，守湖人虽非采莲人，却还是难免让人想到汉乐府的那首《江南》诗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一派的宁静与美好，一湖的欢喜与浪漫。

一座湖，也是观者的一座心湖——明人之目，涤人之心，予人欢喜。那一晚，恰好一轮圆月。

我依旧站立湖岸，观湖。毕竟是秋天了，这个夜晚，水凉，风凉，处处凉。虽是明月之下，对岸的远处，还是黑魆魆一片，但愈近湖心，水面便就愈加明亮。凝目视之，仿佛水面正有凉气阵阵散逸而出。大地宁静，水面宁静，只有近岸的芦苇，无风自摆，发出轻微的刷刷声，像是阵阵的私语。感觉这份寂静，亦是一种沉实的美。

月上中天，一颗大大的月亮，终于挂在了天空。

天真蓝，月真白。迅疾，平静的水面，便也落下了一湖蓝天，一颗明月。湖中的蓝天，是一种略显幽暗的蓝，看上去，愈加深沉，愈加厚重；湖中的月，真是静影沉璧，似是镶嵌住了一般，那份明洁和宁静，真是叫人熏熏然。

微风起，湖面顿然波纹如皱，层层荡开。水中的那轮明月，也随波摇曳。于是，就想到了姜夔的那两句词：“水波凉，冷月无声。”

姜夔的词，有一份黍离之伤悲，可今晚，我没有，面对湖心之月，我只是感受到一份快乐，一种美——一种风景之美，一种自然之美。

毕竟，时代不同了。河清海晏，承平时代，所有的风景，都是美的——风景怡人，亦醉人。



### 『柿柿』如意

□刘云燕

每到秋天，喜欢去看田野里的柿子树。几枚柿子星星点点地挂在枝头，暗暗的，旧旧的，像幅怀旧的画儿。郁达夫先生曾说：“山上的红柿，远处的烟树人家，郊野里的芦苇黍稷，以及在驴背上驮着生果进城来卖的农户佃家，包管你看一个月也不会看厌。”格外喜欢柿子的形状，扁扁的，圆圆的，刚摘下来的柿子略带干枯的柿蒂，似乎是在竭力地留住生命的绿意，而因为干枯，柿子更显得朴拙可爱。

喜欢山野中的柿子，有些荒凉而落寞。只有柿树上的柿子，依然用最热烈的桔色装点着黛色的山野。如果突遇小雪，雪花洋洋洒洒地落下。天地间一片雪白，唯有桔红色的柿子，顶着一小朵雪花，像是幸福的雪娃娃。如果在北方的朱红色墙壁外，有一株柿子树，朱红与金色间，那星星点点的小灯笼

柿子，让古典中更增加一份亲切感。如果你恰在巧行走在江南水乡，那白墙黑瓦的水墨画中，突然有了一份柿子红，那么抢眼，那么惹人喜爱。

村落人家，更喜欢柿子，因为柿子代表了“事事如意”。他们在房前屋后，村寨的小路上，到处种满了柿子树。古老的庭院间，青瓦旁，粗壮的柿子树夏天绿荫遍布，冬来成花。房前屋后的柿子红透了天，那一个个又大又红的柿子，仿佛正笑意盈盈地望着我们。当柿子熟了的时候，他们把柿子摘下来，一排溜儿摆在窗台上，软一个，吃一个，格外惬意。

尝一个熟透了的柿子，轻轻地掰开，橘红色的柿肉里，竟然有好几个软软滑滑的“小舌头”，软软糯糯，入口香甜爽滑，凉爽甜蜜，真是甜到了心底。这种感觉，没有任何

一种水果可以与之媲美。吃柿子的时候，不必优雅，要真实爽快地吃。不管是否弄了个大花脸，美美的吃柿子才是最重要的事。

当地人手极巧，捡个艳阳天，当地人开始做柿饼。人们把这些红彤彤的大柿子去了皮，放在簸箕里。巧手的女人把柿子一个挨一个的串在绳子上，一串一串地挂起来。整个村子里，到处像是过节一般，热热闹闹地挂满了柿饼。那柿子像是算盘珠子般，圆圆润润的。晾晒了几天，人们就要用手把柿子捏扁。很奇妙的是晒干的柿子，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霜，白花花的一层。这时节，你吃一个，既不干硬，又多了熟柿的嚼头，甜得恰到好处。

小时候，最喜欢深秋去摘柿子。有人会心急地爬上树上摘柿子，有的制作一个网兜套柿子，人

们小心翼翼地摘下柿子，高高长在枝头的柿子，需要用长长的杆用力地打。这时候，柿子就会像落雨一般“叭”地落下来。如果柿子是硬的，还会蹦蹦跳跳、三滚两滚地躲到草丛里去，仿佛在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。我们仰脸看着，等柿子划着漂亮的曲线落下来时，眼疾手快地去捡起来。

有的柿子已经成熟了，“叭”地打下来后，就变成一个被摔扁的烂柿子，我们就长长地叹息着，一边说：“真可惜啊，这个大一个柿子。”可是，不久我们又惊喜地发现，美味的柿子成了鸟儿的美食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柿子因为谐音，代表了“事事如意”。我凝望着窗外田野里，我想，一切会“柿柿”如意……

### 幽居雅趣

□张绍琴

节候迁移入深秋，逢暇日，然晨起有雨，秋凉侵衣，便不愿外出，遂幽居在家。

闲日幽居，自有雅趣。宋代无门慧开禅师的《颂平常心是道》中诗云：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幽居无他事，闲时生百趣。

秋日幽居，晨起诵读古诗词有雅趣。虽居城市高楼，然无远客来访，无近邻相扰，闭门乃成幽室。闲居幽室，窗明几净，有云水相伴，有笔墨在案，这既是我日常起居的物理空间，又是我心灵休憩的精神空间。在尘世的庸碌之外，难得浮生一日闲，不用奔赴到某地去看风景，也不必掐好时间吃过早餐后去上班，取案上诗书一卷，无需正襟危坐，随心或站或倚，吟咏古诗数首，

清词几阙。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抑扬有致，朗朗上口，似珍珠，晶莹剔透，如击磬，宛转悠扬。诵读几页，身心似乎被山泉濯洗，清静宁静；肉身仿佛被仙术点化，轻盈如风。秋雨淅淅，斜织成帘，秋声入窗，读书声绕室。风声，雨声，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，幽室满清音，妙不可言。

秋日幽居，煮茶一壶，自斟自饮，浅斟低酌有雅趣。茶不一定是名茶，自己喜欢就好。一人端坐，高冲低斟，茶烟袅袅，茶香氤氲，如梦如幻。

喝茶，喝的是一份心情，也喝的是一种悠闲。独自品茗，心静如水，易得茶之真味，亦得闲居之真趣。啜一口，平中见滋味，淡里有幽香，苦中有微甜，涩里有甘醇。恬淡宁静中回味绵长，悠然自得里

低沉婉转。苏东坡言：“从来佳茗似佳人。”在轻盈升腾的水雾中观看佳茗，婀娜多姿，美不胜收。杯中的茶叶沉浮不定，茶香也随之飘飘渺渺，在空中悄悄弥漫。似深谷幽兰，若隐若现。用力嗅之，清香宜人，沁入心脾。室外一帘烟雨，室内怡然生春。幽居品茶，得人生之闲趣雅趣。

林语堂先生说：“我现在的快乐只想在闲时喝一杯清茶，看点新书，无论它是讲虫鸟的歌唱，或是记贤哲的思想，古今的刻绘，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喜。”幽居一日，读书品茶，信也。

秋日幽居，读书品茶之余，起身入厨，烹几碟简单素朴的菜，愉悦味蕾，亦为一趣。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中说，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。

布衣暖，菜饭饱，一室雍雍。幽居之趣，当然少不了一碗烟火。不需刻意，去除繁琐，家常菜蔬，烹成自己喜欢的味道，便足以让味蕾起舞，让素心欢歌。

秋日幽居，庭院有雨，我便在廊道来回慢跑。一为消食，一为释放体内的多巴胺和内酚酞等快乐激素，于快乐和满足中保持曼妙的身材，也是一趣。

夜居幽室，坐望星河，聆听秋虫；风吹书卷，沙沙作响。夜阑掩卷，熄灯入梦。一日幽居，是为圆满。

秋日幽居，以一味闲心，居一室，读书品茶，烹调运动，陶陶然，闲适自如，悠游岁月，雅趣自生。

秋雨秋闲之日，最宜幽居。

### 扁豆花 满架秋风

□张海新

人间暮色晚，忽而已深秋。秋渐深，转眼已至霜降。万物萧条的晚秋，只有扁豆花却葱茏满架，成了农家菜园里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儿时，母亲的小菜园每年必种扁豆。清明前后，母亲在院墙根点种下扁豆，埋土、浇水。不几天，幼苗探头，悄无声息地生长。那纤细的藤蔓，柔韧有力，一个劲儿地努力向上攀爬，爬上院墙，再爬上树干，探出头来，得意地向外张望。

秋天，是扁豆开花结荚的黄金时期。秋风中，扁豆花开得正旺。那一丛丛、一簇簇、一串串白紫紫的扁豆花，犹如一群群振翅欲飞的彩蝶，栖息在柔长的藤蔓上。挨挨挤挤，热热闹闹，花没完没了地开，荚也没完没了地结。

扁豆花通常有紫、白两色，紫色的花结紫扁豆，白色的花结白扁豆，花落、结荚、豆成。或紫或白，一嘟噜一嘟噜的，惹人喜爱。它们大大小小，形如弯月，如蛾眉。花开花落，豆生豆长，生生不息地诠释着生命的意义。

扁豆是夏秋时节农家上好的

绿色蔬菜。母亲会选嫩一点的扁豆切丝配青椒炒，也会配肉红烧。或在深秋时节，晒扁豆干储存，做过冬食材。而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母亲用扁豆做的焖面。

我喜欢帮母亲择扁豆。我用手掐住扁豆的尖角，慢慢撕扁豆的筋丝，从这头，到那头，卷曲的细丝从指尖剥落。择一篮扁豆，地上堆满了绿丝、紫丝，如同一团团彩线，任我缠绕把玩，在地上摆出各种图案，充满了乐趣。在洒满秋阳的扁豆架旁，我乐此不疲地玩，母亲眉眼含笑地看。这一幕，镌刻成我童年记忆相册里最美的画卷。

择好扁豆，母亲开始做扁豆焖面了。我坐在灶台后负责烧灶火。母亲做面的每一道工序都极其讲究。只见母亲先把切好的大蒜、姜丝放入烧热的油锅爆香，然后放五花肉丝，加调料煸炒，再放入扁豆丝翻炒。翻炒均匀后，加入没过扁豆的水。等汤汁烧开后，母亲把细细的湿面条抖开均匀摊到锅里的豆角上，盖上锅盖，大火转小火焖面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在面上均匀浇上用酱油、盐、猪油、水调好的调料汁，再焖一会儿。待汤汁差不多被面条完全吸收，就拿着筷子把锅里的扁豆丝和面条搅拌均匀，一锅热腾腾、油亮亮的扁豆焖面就出锅了。

顿时，香气爆发四溅，弥散开来，盈满灶屋。我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，满嘴生香，转眼间就吃个碗底朝天。

对于我来说，儿时能吃一碗母亲做的扁豆焖面，就是暖暖的幸福，它足以温暖我一生的岁月漫长。

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明媚的秋阳里，我偶遇一簇簇紫色的扁豆花盛开在异乡的篱笆上。我呆呆地站在架下，仰望，与满架扁豆花对视，凝眸，如遇故知般，喜极而泣。

像我这样吃扁豆长大的孩子，乡情留在舌尖，扎根在心里。无论我们走多远，与扁豆的情结，如同这缠绕缭绕的藤蔓，爬满了乡愁与思念，春种秋收，四季轮回，生生不息。

